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专著基金项目资助

汉语离合词研究

—汉语语素、词、短语的特殊性

周上之◎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专著基金项目资助

汉语离合词研究

——汉语语素、词、短语的特殊性

周上之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离合词研究——汉语语素、词、短语的特殊性 /

周上之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ISBN 7-5446-0168-4

I. 汉… II. 周… III. 汉语-构词法-研究

IV. 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00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徐国华

印 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2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7-5446-0168-4 / H · 0066

定 价: 2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引子

朱德熙(1979,168)曾经说过:“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依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最明显的是语法)有根本性的不同。”^①

朱德熙先生说的这种根本性的不同集中表现在汉语语言单位的特征上。

印欧语的词是语言事实。

“‘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吕叔湘 1980,45)。

“词是印欧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徐通锵 1997,15)

“词是英语的天然单位。”(潘文国 2003,98)。

汉语的词是对语言事实进行主观认定的结果。

“词是从成片的语言资料里分析出来的。”(陆志韦 1957,3)

“汉语的‘词’只是迁就西方语言学范式而外加在汉语身上的他源单位,而不是充分反映汉人自身感受的自源单位。”(史有为 1996,62)

汉语语法之所以会有语素、词和短语的划分问题,会有离合词这样的争论,根源盖出于此。印欧语的词,即使有类似的情况,如

^① 转引自马庆株《朱德熙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语文出版社 1993,168。

德语的分离动词,也不会有这样的争论。因为它们也是语言事实,事实本身不会存在问题和分歧,只有人因为看待事实的角度不同,由此产生问题和分歧。

“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汉语里,“字”或者说“语素”是一种“天然”的单位,也就是说是一种容易分辨和确认的单位,而“词”却不是一种“天然”的单位,不是一种客观上有一定的形式标志、因而普通人和语言学家都能容易分辨的和确认的单位。”(胡明扬 2003, 333)

汉语的词是对汉字组合进行切分的结果,切分的标准是主观设定的,因此,汉语的词与印欧语的词有根本的区别。

0.1 汉语语言单位研究聚焦

一个多世纪以来,以西方理论诠释汉语是汉语研究的主流。虽然摆脱印欧的眼光,建立真正符合实际的汉语语言理论的呼声不断,但是至今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汉语的语素、词和短语的界定。这个问题不解决,汉语语法理论就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无论取得多大辉煌却依然根基不稳,随时可能倾覆。

具体说来,如果基本语言单位得不到确定,特别是词的问题无法界定,其他相关的一切诸如词的数量、词的分类等等,都无从谈起。但是,现代汉语语法理论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词的问题没有解决,分词标准没有解决,词的总量有多少没有解决,但是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的下一步的研究如词的分类、词典和词表的编撰、句法研究却照搞不误,而且进行得轰轰烈烈。打个比方,就好像亲子鉴定还没有做,遗产继承人的身份还有待确认,但是如何继承却已经先行讨论了。不过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毕竟不能凭空进行,基本问题未能解决埋下的隐患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各

个语法范畴的研究意见纷呈,往往不得不回过头来具体讨论某个语言单位的性质、应该如何处理等等,句法研究中的争论也往往因为对于某个词的性质认定分歧所致。

什么是汉语的语言单位,如果说汉语的语言单位如同印欧语一样是词,那么,汉语的词与印欧语的词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汉语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说:

词在两头都有划界问题:一头是如何区别单独成词的语素和单独不成词的语素;另一头是如何决定什么样的语素组合只是一个词,什么样的语素组合构成一个短语。(吕叔湘 1979,492)

3

汉语词的确定以及其中折射出的汉语自身特质在离合词问题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从结构上来看,单音节(单字)大部分是词,其中有些不能单用的,只能算语素,但是单音节肯定不会属于短语。四字格中的成语从意义和功能上看是最符合汉语词的标准的语言单位,但是偏偏称之为“语”而不算词,当然,四音节的成语肯定不会是语素。

双音和三音的较难确定。其中有一些是词;有一些可能比词小,连着语素;而另外一些可能比词大,连着短语。其中双音节的问题最多,常常同时兼有词和语的特征,甚至有可能语素、词、短语三者纠缠在一个双音结构上。这就是所谓的离合词。

因此汉语语言单位的问题,集中体现在离合词身上。可以说,如果离合词的问题解决了,汉语语言单位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离合词是汉语研究的老大难问题,涉及汉语基本特点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根本性问题。如:什么是汉语研究的基点或称本位;怎样看待汉语的词,汉语的构词特点;什么是汉语的语素,它与印欧语的词素有什么不同;什么是汉语的短语;汉语如何分词拼写

等。从 50 年代初期展开的一场有关离合词的大争论开始至今,历时半个多世纪,但是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问题都未完全得到解决。

史有为在《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一文中说:

回顾这一百年来的研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汉语的许多事实并未描写净尽,对汉语的深层解释也即揭示汉语的真正的特点也远未完成,汉语语法的诸多体系仍然因循外语,而其指导理论也基本上秉承西方。比如:

○ 汉语有无西方语言的那种 word(词)?

○ 分析汉语究竟以何种单位为基点?

○ 离合词是一种什么现象?在现今的语法体系中有无完善解释离合词的可能?

(史有为 2000, 14)

离合词被认为是汉语的一种独特的语词现象,被认为是一个西方语言理论不能解释的难题,在它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汉语的独特之处,是汉语“词”的问题的聚焦镜,因而成为一个能够触及汉语语法理论大厦基石、从而影响汉语语法研究方向的问题。

因此,离合词研究的意义,不但在于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同时也有助于汉语的许多基本问题的探讨。离合词的形式——双音结构及其内部构成,是考察汉语语素、词、短语三者关系的一个最佳视点。可以说,离合词问题是三者交汇的中心,通过对离合词这个麻雀的解剖,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窥见汉语“词”的问题的核心。

离合词研究如同一面镜子,可以反射出西方语言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形象:浅表层次上尚能应付,一旦深入就力不从心,处处捉襟见肘,矛盾百出。

离合词的研究有两条途径:

一条是传统的路子,以词为出发点,以各种西方理论为武器来探讨离合词的性质和特征,这条路走了将近六十年,已经基本走到头了。

另一条路子是摆脱词的理论,从汉字出发来研究离合词的本质,这条路尚未有人走过。

本书前五章沿着前贤留下的足迹,逐一梳理各类观点及其方法,对五十多年离合词研究作一回顾。后五章则变更视角,以汉字为基点,力图证明:从汉语本质来看,离合词不是什么特殊现象,离合本是汉语语言组合的普遍特征。

谢 辞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此外,本书得以问世

首先要感谢我的同事黄金城教授,他在我研究初期就多次鼓励我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一本专著。

其次要感谢我的好友,中国人民大学李泉教授,他在我陷入困境深感迷茫时,鼓励我“好酒不怕晚”,使我得以坚持下来。

再次要感谢潘文国教授,他在看了书稿之后,不仅对本书的章节安排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还提供了针对性的一些参考资料,其后又在极度繁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我写序。这种牺牲自身,提携后辈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陈燕玲女士,感谢她多年来对我默默无闻的支持。本人生性迟钝,又好钻牛角尖,因之研究进展异常缓慢,假如不是她始终把我的事业放在整个家庭的首要位置,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本小书。

周上之
2006年8月

序

潘文国

我与上之虽然同处一城,但见面不多,真正相识却是在国外,在牛津大学举办的英国中文教师协会 2002 年年会上。那次会上我应邀作了关于汉语字本位理论的主题演讲,会下我们谈起,才知道他研究离合词有年,从词本位出发,不知不觉却走到了否定词而主张字的道路上去。因为当时没有见到他的文章,我也没有太在意。回国后我们也没有很多联系。大约两个月前,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的《汉语离合词研究》要出版了,想请我为他写一篇序。出于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我同意了,随即他发来了本书的电子稿。然而细读之下,我却沉吟了,发现这篇序非常难写,因此两个月了,还迟迟未能动笔。

说这篇序难写,倒不是因为这本书写得没有什么特色,因而无话可说;恰恰相反,读这本书稿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惊讶,而且可说是震动。这本书的论述之深、见解之精辟,远远超出我的预料,想不到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题目,他竟做出了如此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大文章。后生之可畏,此其谓也。我算是字本位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多年来不遗余力地鼓吹,但对“主流语言学”似乎触动不大,也许是因为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还不足以动摇其根本的缘故吧。而上之的书就不同了。他的书有两个优点是我所不及的。其一,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他

的研究是“汉语语法理论的后院起火了”，他长期在第一线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可说一直浸润在现行的语法理论体系里，是现行语法体系理所当然的拥护者。他在研究之初，也是希望从现行体系着手，在“体制内”解决离合词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但其结果却走到了反面：他从词的定义和标准出发研究离合词，而且主要研究语素、词和短语的相互关系，最后却发现这个理论自相矛盾，根本不合逻辑，在不得已中才转而走向字本位。由于这一研究从现行理论的基础——“词”的概念本身出发，最后却否定了“词”，因而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杀伤力是难以低估的。现行语法理论的拥护者们除非甘作鸵鸟，否则是很难抵御这一“后院之火”的。其二，更难能可贵的是，上之作为一位第一线的对外汉语教师，他首先是一个汉语理论的实践者和检验者，他的研究起源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又还原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应用相结合方面，其价值要远远超过那些关在书斋里从事拍脑袋或钻牛角尖的所谓“研究”。多年以来，一些字本位的批评者们总是指责字本位者谈理论的多，谈实际的少；上之的书可说又从正面将了他们一军：他比那些批评者们更直接地处在语言理论应用的第一线，他对两种理论的优劣可说更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因而可以说，这本书为字本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非常独特的贡献。

字本位理论是一种具有鲜明汉语特色的语言学理论，还处在方兴未艾的时期。它的发展过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同的研究者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从不同角度、不同目的出发，最后却殊途同归，共同归结到“字”上。字本位的鼓吹者和积极活动者徐通锵、鲁川、汪平、吕必松、戴汝潜、杨自俭、孟华等和我均是如此，我们是在多年后才知道彼此研究的情况的。上之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个例证，坦率地说，我是在看到这本书稿以后才确信，他也是一个字本位的主张者，而他所走过的道路之曲折，更值得一些还在迷恋

词本位理论的人们深思。

上之坚信,字本位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大有用武之地,希望能建立一个在字本位基础上的对外汉语教学体系。我预祝他的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是为序。

2006年8月1日于华东师大

自序

十年之前,当我涉足离合词问题时,曾有过一个直感:“汉语语法理论的后院起火了。”语法理论的立足点是语言单位,而汉语语言单位的基本概念竟然极其繁复,同时又彼此矛盾。十年之后,当我跳出这个泥潭,得以回顾身后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这样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汉语语言单位的理论是一个大杂烩。

这座营建百年的语法大厦建筑在沙滩之上。它最先从印欧语理论出发,为了照顾到汉语的事实,同时又维护印欧语理论的体系,在对理论漏洞的缝缝补补中一步步走下去,最后印欧语理论的精神实质早已荡然无存,中心概念“词”这个“舶来品”被渐渐掏空了,仅仅剩下一个空壳子,填在里面的东西与它的原产物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被这个语法理论排斥在外的“汉字”,却在改头换面之后悄悄地支撑着这个名不副实的理论。击败这个理论的武器,就是它自己,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前贤们时常抨击用汉语的语言事实来演绎西方语言理论的研究倾向,相对于这个观点而言,我的看法是:现有汉语词的理论已经抛弃了印欧语言理论的实质,在印欧语

旗号之下偷换了概念。真正立足于汉语语言事实的理论
与印欧语理论应该在精神实质上是互相一致的。

汉语的词不同于印欧语的词，它有两大特点：

连续性(互相关联)和矛盾性(彼此否定)。汉语的词
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延绵体，其相联的部分总是难分你我，
藕断丝连。而汉语词的理论则是由多个互相矛盾、彼此否
定的部分构成的，彼此之间往往水火不容。

2 汉语的词和选词标准的关系，与其说是以标准选词，
不如说是以词定标准。往往是先把一些具有相同特征的
语素确定为词，然后再去找符合这些特征的标准，这就造
成了汉语的词缺乏一致性。更糟糕的是这些互不关联的
部分彼此之间互相矛盾，用甲类词的标准去衡量，乙类词
根本不能称之为词，反之亦然。因此，汉语的词不但没有
统一的形式结构特征，也没有统一的语法功能特征。换言
之，汉语的词是一个混合体，好比一个大拼盘，此词非彼
词，相互之间没有能够维系在一起的共同性。所以理论上
有关的定义在实践中都会黯然失色。吕叔湘(2002,367)
说：“不是所有的词都具备同样身份”。这句话可谓一语
中的。

用汉语的各种选词标准来逐步筛选，到最后，所有句
子之中的成分都是词，只有被定为词的构成成分不是词。
换言之，词里边的东西不是词，词外边的东西都是词。这
使人想起了林汉达一篇文章的题目《什么不是词儿——小
于词的不是词儿》。说穿了，汉语里关于语言单位的理论，
也就是这样一句大白话：小于词的不是词，大于词的也不
是词。注意，这还不能理解为：小于词的是语素，大于词的

是短语。因为汉语里面还有等于词的语素和等于词的短语。

21世纪,汉语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不断有学人大声疾呼:创立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理论,摆脱汉语语言理论“舶来品”的角色,在世界语言学领域中为其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本书期望能在这一历史潮流中略尽一点绵薄之力。

目 录

引子	1
0.1 汉语语言单位研究聚焦	2

第一章 汉语语素、词、短语和离合词	1
1.0 何谓离合词	1
1.1 字词矛盾	2
1.2 理论困惑	2
1.3 拼音化问题	5
1.4 离合词诸观点介绍	6
1.4.1. 离合词是词	6
1.4.2. 离合词是短语	11
1.4.3. 离为短语合为词	13
1.4.4. 吕叔湘的观点	14
1.4.5. 史有为“粘连短语”说	17
1.5 “粘连短语”析	19
1.5.1. 阐明理论与事实的矛盾	19
1.5.2. 史有为离合词观的意义	21
1.5.3. 理论归属的结论仍落窠臼	23
1.5.4. 小结	32

1.6 以往离合词研究的成果和问题	37
1.6.1. 以往离合词研究的成果	37
1.6.2. 以往离合词研究存在的问题	39

第二章 离合词的研究视角与划分标准 46

2.0 汉语的词在形式上无从分辨	46
2.1 在没有办法中想办法	47
2.2 意义一半个标准	48
2.2.1. 非语法形式标准——意义	48
2.2.2. 意义标准与词的定义	49
2.2.3. 两个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	49
2.2.4. 意义标准有局限	50
2.2.5. 意义的不确定性	51
2.2.6. 意义专门化	52
2.3 同形代替法	53
2.4 插入法	54
2.5 扩展法	55
2.5.1. “自由扩展”和“受限制扩展”	55
2.5.2. 扩展程度	56
2.5.3. 扩展形式的频度	57
2.5.4. 扩展法小结	57
2.6 逆转法	58
2.7 语素鉴定法	59
2.7.1. 黏着语素	59
2.7.2. 含黏着语素的是词	60
2.7.3. 语素标准的局限	60
2.7.4. 对语素标准的不同态度	60
2.8 兼类鉴定法	61